



永生策划师

(全两册)

舒文治
著

上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永生策划师

·

舒文治
著

上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永生策划师:全两册/舒文治著. — 长沙:湖南
文艺出版社, 2020.2

ISBN 978-7-5404-9427-8

I. ①永… II. ①舒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12452号

永生策划师 (全两册)

YONGSHENG CEHUASHI

作 者: 舒文治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杨晓澜 薛 健

责任校对: 彭 进

封面设计: 好谢翔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wy.net>

印 刷: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9.75

字 数: 530千字

版 次: 2020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9427-8

定 价: 68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罗成牌 _ 001	梦来，贼来 _ 317
活灵活现 _ 049	燕子窝 _ 334
咕噜烧烤 _ 088	青瓷花瓶里的纸鹞 _ 368
干式诱捕器 _ 119	收骨园 _ 382
会饮说迷案 _ 202	无头双案 _ 418
双人洗脚间 _ 235	往生记 _ 495
	永生策划师 _ 569
	水银一样 _ 603
	后记：借点息壤给清都 _ 620

罗成牌

流传在世的所有牌类在有一点上惊人相似，即起源上的不确定，没谁能确凿无疑证明某一种牌是某一位在某一时发明的。由此产生有关牌的溯源学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这些说法也已成为牌的魅力的一部分，不可穷尽，如，塔罗牌，有关它的起源多达数十种，这个分析库还会递增，并丰富塔罗牌的哲学体系，亦可以说是神秘学体系。22张大阿卡纳牌，被称作大奥秘库；56张小阿卡纳牌，便是小奥秘库。大阿卡纳中，有一张“隐者”（The Hermit IX），或许，它隐喻了所有牌的起源、诱惑及无尽魅力，隐者无名，道亦无名。

现在，我面临的问题是，要以一个有名有姓的人来命名一种牌，这无异于只身犯险。好在，塔罗牌及扑克牌等给了我森林般的掩护。塔罗牌系列是个开放的虚拟王国，它并非指同一种牌，其种类多达上千种，其牌阵虽可归纳为五大类，但每一次出现的牌之列都是无穷中的无穷，大到宇宙都可包含其中，大到自相矛盾都不再矛盾，罗成牌又算什么呢？

到头来，明眼人会看出，罗成牌却不是塔罗牌。罗成牌是被看不见的手玩过的牌，是一种输赢结局退居深处的牌，是所有隐喻集体沉默的牌。它缺的牌张不少，它们脱离了牌之列，犹如森林里的叶子，还可能是坠入枯叶腐殖质层中的某几片。缺张相当于故事的悬念。

从已知的牌来看，罗成牌不过是混搭。那就开牌吧。

三打哈：三位闲家对庄家的围剿。两副扑克相合，以“7”为王，可不要“3”“4”，叫分最高者坐庄，庄家控制八皮底牌和“7”王的花色，结果有成牌、边光、无分光、垮庄、倒光，结果不同，输赢数额不等，边光翻两番，无分光翻三番，倒光赔两番。三打哈一度在清都盛行，为男人所好。清都女人是国粹派，好打麻将。“哈”，本地方言，即北方的“傻帽”，南方的“猪头”，上海的“猪头山”。

罗成在牌桌上听到一桩事：庆州一坐台小姐被客人用枪打死在娱乐城里。

司法所何所长说这事时，罗成坐庄，他摸了一手好牌，喊了一个约定的最高分，俗称打“顶子”。底牌不算好，也不算坏，定主牌多了选择。他埋底牌时，何所长绘声绘色地讲述客人如何用枪顶住小姐的脑瓜，小姐的脑瓜又如何被人识红瓢西瓜和白瓢西瓜一样钻开了一个洞。

罗成不动声色道：“出牌，你们准备剃‘无分光头’。”

何所长瞅着桌中央散页一样的底牌，喷出烟团：“该你打翻身仗了。”

坐下手的王老板说：“一场牌下来是该打几个‘顶子’，‘无分光头’也只值九百块，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小姐死了，客人跑了，听说是个流窜犯，案子挂在那。如今死个把小姐，像家里死只把鸡。”

罗成对面的六包头抛来一段：“我听说，是坐台小姐把他带到出租屋里，让他打了三回洞，只肯出一洞钱，谈不拢，就在她脑壳上崩了一个洞，还将屋里洗劫一通，避孕套拉走了一提包。”

何所长笑在烟团里：“就你个鬼脑壳会乱想，还三回洞，你是法医呀？罗成是学法医的，你看他验不验得出来？还一提包套子，你是同案

犯啊！”

六包头哈哈道：“是我庆州朋友讲的，他参与了办案。”

“案子破了有？”

罗成将埋了的底牌又取回，插入手中归拢的花色中，他要重新定主牌。

王老板抢过话头：“指望罗成他们破案，是外婆呷盐——还在海里。上市街黄鲑鱼骗走了我一车保险柜，三年了，敬香钱烧了大几万，菩萨从清都拜到了庆州，连片鱼鳞也有找到，最近，听说他出车祸撞死了，他遭报应，我背卵时，臭鲑鱼还欠了我八万块牌账，不是牌桌上转来转去的数字，是清票子。”

罗成拦截了他们对小姐的联想和对黄鲑鱼的追究，他定了黑桃的主，九皮主牌就将闲家的主牌都吊完了，他将自己的五皮副牌摊出：梅花QQKK和红桃A。

何所长淡淡地说：“你底牌有埋错吧？”

王老板一数底牌，笑道：“真是哈卵，只埋七皮底，自绝于人民。”

六包头跟着乐：“红桃A有卵用，你舍不得埋呀！罗成，你送钱给我们，不收不好意思，哈哈……”

罗成眼前一花，红桃和梅花还捏在手里，像一柄打开的桃花扇。他把剩牌丢进牌堆，把赔的钱丢在桌上，一摸烟盒，烟盒空了。

牌友们忙着拢牌，清点意外战果，王老板在笑谈他某次三打哈，对方也少埋了一皮底牌，自己发觉后想蒙混过去，被他火眼金睛看到，对方不认账，他一张牌一张牌给他复盘，一清二楚，对方只得边出钱，边扇自己耳刮子，说是昨晚本只想要两回，那婆娘天亮了还硬要加一回，害得他一整天两眼冒豆腐花，有时分不清红桃黑桃……三人乱笑，谁也没有在意罗成的恍惚。

窗外，高仁镇已成集梦之乡，黑夜不停给梦泼墨，将它们弄成洇润一

片。不可胜数的梦在暗中生灭，随着一个个呼噜消长。梦难追踪、显影，也不好比方，大致像沙滩边湿草丛中一串串从沙缝里冒出来的黑泡沫，黑夜从不说出它的见证。不远处的下照河听不到一点水响。今冬是个暖冬，白天暖得像小姐的皮裤，里面还毛茸茸啊。——六包头前一局坐庄，边埋底牌边如此咒骂天气。他在镇上开了家成衣店，进了一批羽绒服，滞销。

牌场老手打出了经验，打牌既无定数亦有规律，规律之一是，打错了关键牌，手气会变否。这一局后，罗成摸的牌三不六齐，没机会叫分，只能守哈，一守一个多钟头。他心思像手里的牌一般散马无笼头，分神想起很久以前家乡的夏夜，或是他做了某一个有关夏夜的梦：龟从水中探出，爬上沙滩产蛋，把头埋在沙堆里酣睡，浪涛淘走一些细沙，另一些细沙补充空缺，龟的睡姿仿佛在时间之外……在深冬凌晨的牌桌旁，罗成的心思陷在沙堆里，在龟身上，在龟缩进去的尖头那端，尖头上的开口，冒出细微难察的绵绵呼吸……

罗成的头栽下去，又浮起来，浮起来，又栽下去，仿佛不是他的，仿佛黑夜里伸出一竿深藏的钓杆，他是钓线上的浮筒。他已输了两千七百块钱，钱来自一对嫖客的罚款。

天已微亮。何所长坐庄，他也喊了一个“顶子”。罗成还在混沌中，感觉自己的头已与龟头浑然难分。庄家把底牌埋了又挖起，挖起又埋掉，三五个轮回不定。罗成开始打鼾，他正要梦见一点什么，他们推醒他，要他出牌，他跟着上手出牌，主牌很快消亡了，副牌中有一皮红桃A，他也没想就把一门红桃铲光了。

红桃A一露面，何所长将牌一摊，“无分光头”。他手里的副牌是红桃A、K和一对老Q。

王老板、六包头争相指责他，打牌不观场，又老走神，还打瞌睡，害得他们跟着背时。

何所长分烟，望着牌堆中露出小半截的红桃A，揶揄到一件往事：

“罗成，又在想小红老师吧？”

罗成将快要陷进睡梦沼泽里的脸拉出，绷紧，用隐隐作跳的食指钩出最后剩下的三百块钱，丢给何所长，起身，在一房烟气里闷声闷气：“卯就想她！我输光了，回去困觉。”

他把三人暧昧虚夸的笑声抛在电烤炉旁，走进湿冷的雾里，很快就没了影。感觉还在雾里：轻飘，冷，有点痛快。

罗成缩进了被窝。湿冷如软壳一般紧贴肌肤——快十年了，那感觉还在。他一时无从入睡。记忆和幻想的碎片交替闪现，像撕烂的扑克牌，被风卷到空中，有无数破碎的瞬间形状，也有突然的分岔、断层、坍塌和尘埋，那些灭不掉的人和事总在卷土重来，他不想整合，不想集中，他想碎片迟早会堆积成松软暖和的棉絮，将他厚厚盖住，隔开他与睡醒后蠢动而热乎的白天的联系。

他上午九点才进入梦乡。打牌之后，往往这样，满脑壳的牌和往事，搅拌成了一个打浆池。那一层梦壳就在身边，他却很难爬进去。一旦进去，在层层泛开的虚壳里，又闪出打错了的牌、没把握好机会的牌、重新定主结果会截然不同的牌，还有很多没头没尾的梦、掉了链条的梦、层层叠加的梦，醒来时全化入了黄昏。他看到窗外沉沉的雾霭，一时不知是哪一个白天的傍晚，还是哪一个黑夜后的清晨。

窗前，黑漆斑驳、凹印深陷的桌面上，躺着侄儿的结婚请柬，像灰烬中一堆快灭的炭火。

打红尖：扑克牌中找朋友、算计分的一种玩法，脱胎于打“5、10、K”，却是“5、10、K”的复数玩法。两副牌相合，炸弹携大小王可满天飞，打法上诡计多多，四五六人均可对局，红尖为朋友，但红尖在谁手里，须通过暗示、心算、判断之后，在出牌过程中才渐渐显露，其中可以使诈、诱敌，误导对方火拼，自己从

中渔利。

罗成袖着手，走进内勤谢玉华的房里。

谢玉华正涂着唇膏。房间开出了两朵喇叭花，紫色的，另一朵在椭圆形镜子里。

罗成站在一幅大尺寸的外国影星照下，后翘的卷发遮住了影星的大腿以下。

“今天还不是腊八吧？”

“你从棺材里爬出来呀？明天才是腊八。”

“这就好。你再借点钱给我，明天我侄子结婚，我要到庆州去呷酒。”

“喇叭花”在张合：“我有开银行，你今年从我手里借了九千六百块钱，年底了，一分都有还。徐所长说这星期所里要清账，你要把钱还我。”

罗成右手不知怎么离开了袖口，顺手停在墙上的风扇开关上。他又开的长腿像风扇叶片一样穆然。

光线明亮的房里有蝙蝠翅膀一样的黑影在移动，扬尘飞扬，奔驰的黑影变得扑朔迷离。

罗成打了个激灵，手在开关上又动了一下。开与关是瞬间的改写，也可能是错位，蝙蝠般的黑翅呼呼加速，变成了一圈冷飕飕的淡影。

紫“喇叭花”哆嗦着翕张：“你鬼迷住啦，快关风扇……”

罗成的手被黑影撞击，又动了一下，扇叶摇摇晃晃，慢慢冬眠。

房间里只剩下一朵“喇叭花”，镜中紫色被一团白气笼着。

罗成把手插回裤兜，回过神来，下意识转头，扫见明星披着黑斗篷悬在白墙上，和谢玉华相混淆，房间里仿佛多出了一皮“黑桃皇后”和一皮“红桃皇后”，她们都在各自的位置静默。

罗成站在两皮“皇后”的模糊处，身影曲伏在自身背后。他晓得，只有陪着静默下去，才可能有他想要的结果，他试过多次，女人总容易心软一些，女人一软，男人就有了机会。

谢玉华涂一个嘴唇，下足了绣花功夫。

罗成被晾在一边，不好紧盯着她看，房间里谢玉华的其他私人用品，他也不好意思多看。他来过她房间三次，次次都为借钱。回想打开了屈辱之门，人心藏有一个转换装置，会将所受的屈辱变本加厉地在想象中施加给对方。罗成想起了在警校实习做尸检，检查女尸，最细致、最诡秘、最复杂，也最莫名兴奋的是……她谢玉华的上部和下部是不是可以互相参照呢？罗成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他精神和肉体在黑暗的波动中抱团摔了一跤，各自用上了自由式摔跤的招数，精神用的是抱头、挑腿，肉体用的是缠腿、勾足，二者扭成一团，难分胜负。他甚至没有察觉到这一抱、这一摔……

走神中，他将谢玉华穿羊毛衫的背影由“红桃皇后”看成了一皮“红尖”（扑克牌中的红A，湘方言称红尖），红尖勾连着一种牌的玩法和一段想深埋心底却不时蓦然冒头的往事，也不是头头脑脑很清晰，往往只有几个片段、数处细节穿插，就像纸牌之列中的几张大牌，彼此孤零又不得不暂时结盟，成为大牌的垫底。

警校法医专业优秀毕业生罗成一出校门就有了垫底的感觉。他班主任借酒大骂：有人走后门，找关系，玩狸猫换太子，将他推荐的这位得意弟子留在省城的名额替换了。

罗成回到清都，局里也没有法医岗位给他，将他下派到基层所锻炼。他下乡的第一站是智云乡，那里和罗昌大山相勾连，只设了驻乡民警，和高仁镇属同一个派出所管。

驻乡民警罗成在乡司法员何耀光的调教下，学会了打红尖。何耀光自称是罗成的多个师傅，罗成却没叫过何耀光一声师傅。何耀光比罗成早参

加工作数年，若不是玩心太重、脾气过硬，他早提了副乡长。他教过罗成调解纠纷、应付检查、对付刁蛮对象、抄写心得体会、给野物设夹套、摔锤钩钓团鱼、采草药泡谷酒、学鬼叫捉盗贼，还有打红尖，找女人，如何将女人一锤子敲定。

那时，他们打红尖的擂台常设在智云小学，那里，几位青年男老师都爱玩耍，不缺牌腿。何耀光俨然是他们的带头大哥，他能玩出不少花样，就说玩牌，他夸口，没有他不晓得玩的牌，就像没有他玩不到的女人。山里的夜晚有秋霜和月白映衬，有浓雾和冬雨紧锁，显得特别漫长，需要打闹、斗牌、夜宵、脚踏琴和男女之事来填充。雄性荷尔蒙总在寻找空气中散发的雌性荷尔蒙，即使这气味隐匿在大山麓谷，混杂在秋天稻香和板栗绽开的果香里。何耀光带罗成来学校打红尖，便有点项庄舞剑的意思，他们的“沛公”是小红老师。小红老师是当年的师范毕业生，语文、音乐、美术都教，她走路轻而有态，长发不绾时和长腰一起比柔，眼睛细长，藏着两弯似笑非笑之眸，嘴唇丰盈红润，把一张淡淡的东方脸点得生趣若滴。夜幕里，小红老师款款出没，有时看他们打红尖，有时给他们用煤油炉煮面，有时在自己房里弹几支曲子，那琴声从坡上烟砖房里拐弯入窗，将满房的红豆烟雾和窗外的山岚雾壳扯成了白练索，牵绊着数颗陈列酒刺的脑壳，他们时常找错了红尖。

何耀光定下计谋，要想方设法让小红老师学会打红尖。他的理论是，女人只要上了牌桌，离上床也就不远了。至于她跟谁上床，他们内部再来一决高下。昔日，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华山论剑；今日，你们几位就智云山比枪，移动靶，陈小红。对这位带头大哥定下的游戏规则，他们一哄而笑，笑得夸张而不真实，将各自的心思隐藏在笑声中。

何耀光向小红老师发出了打红尖的邀约，既有郑重其事式，也有嬉皮笑脸式，还有李代桃僵式。小红老师似笑非笑，婉言相拒。她偶尔来看看，何耀光速住机会，想请她摸一手牌、挑一盘土，她干脆长辮轻甩，出

门留下一句：“我的手摸了牌就弹不好琴。”何耀光还想缠住她，与她理论一番打牌有益于手指灵活度的训练，有助于节奏感的变化，二者都可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……小红老师却早已消失在夜色中。他们这一局的红尖还没现身，窗外，一曲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从夜色中流过来，让罗成想起了白果寺旁那泓山泉，叮咚叮咚流入半山腰的智云峒水库，他们一桌人都在水库里裸泳过。男人到了那样好山好水的僻静处，便有裸泳的冲动。此刻，罗成心里豁然向然，好像有一群梭子鱼在云团的倒影里滑过……他提前打出了手上的红尖。他输了一百二十分，被罚做十二个俯卧撑。

何耀光放出话来，设下赌局，谁要是能让小红老师上桌打红尖，他愿输一个月工资。话自然传到小红老师耳里，她淡然一笑，谁将我设为赌注都没得意义，好比要一个哑巴唱歌，要一个聋子听琴。

小红老师让何耀光吃了一个“哑巴亏”，他便在牌桌上给小红老师算命：“我找云仙姑算了八字，要是陈小红给我做堂客，我不是翻车而死，就是中弹而亡，所以啊，我是不会拢她的身，就是送上门来，我也不会解皮带。你们要追她，也得先找云仙姑算一算，合合八字，切莫饿狗扑食。我看她眉间带煞，脚下扫灰，是个寡妇相，一个苦八字。你们给我听好，我这番话，在这房里说就在这房里灭，谁要说出去，将来讨的堂客是白虎，生的小孩有屁眼，你们别瞪着乌鸡眼看我，都要赌咒发誓。”

其他几位老师发誓时嘻嘻哈哈。罗成也不得不发誓，他发誓时像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。前天晚上，电影《人生》放到了智云小学。他趁着夜色，将一封信塞进了小红老师手心。这是他第一次给妙龄异性写信，他没有直抒爱慕之情，而在情书里与自己追求的对象讨论起打红尖来：我观察到了，你不只是不喜欢打红尖，你对玩牌很是憎恨，你懂得克制你的情绪，你用你的修养巧妙掩饰了你的憎恨。如果我猜测没错，赌博伤害过你，深深伤害过你，你滴血的心也痛在我心上！请你相信我，我绝不是一个对赌上瘾的人，他们总是想打红尖时带彩，我断然拒绝了，钻桌子可

以，贴纸条子可以，做俯卧撑可以，罚买烟买酒也可以，但是，赌钱，决不行！这就是我的态度和底线。今天，我得向你彻底坦白，我来智云小学打红尖，只是找到了能看到你的一次次机会……

小红老师没回信。再次看到罗成时，眼神便多了一些闪烁，她细长的眼里似乎要溢出什么来，肯定不是泪花，那是心思被窥破时的惊讶，那是引诱罗成遐想的闪灵，也会是两个人的电解液。

罗成有个警校同学，高而瘦，外号孙长子，在小红老师的家乡西影大山当驻乡民警。罗成托孙长子摸清了小红老师的家底，其生父好赌，曾断指发誓戒赌，终究没有戒掉，一次与几个赌汉在西影大山推牌九，为一张骨牌相争，动手打人，被对方误伤致死。据说，是对手被激怒了，顺手抄起一根茶木扁担，命中气门，敲闷了他的脑壳。那年她七岁。后随母改嫁，改姓陈。她本姓罗，五百年前，他们说不定便是一家人。

罗成知道，接下来，他要做的只是耐心等待。终于，小红和他单独打羽毛球了，小红踩着脚踏风琴给他伴奏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》了，小红让他牵手在山路上散步了，他们在树林中消失了……随着捷报频传，何耀光不禁一声叹息：“真是教会徒弟打师父啊！你小子真要出点血。”看来，经秋历冬、跨年到春的打红尖擂台赛已近决赛。就在昨晚，何耀光提议打红尖不能老是钻桌子，贴纸条，罚烟酒，做俯卧撑，得带点彩，庆贺你小子走进桃花洞深处。罗成被迫让步，开牌前声明，仅此带彩一回，不论谁输谁赢，都由他请客。这是他第一次赌钱，一百分一块钱，罗成输了四十一块，半个月工资。他不是算错了红尖在谁手里，就是在该出炸弹时冒险投弹，谁都看得出他的兴奋和拴不住的心猿意马，大家调笑他，情场得意，牌场肯定失意，好事你小子别想一个人占尽。他痛痛快快输光了钱，算是请了客，他们才喊散场。

在校门外松树林，黑暗中有无数松毛虫在不停啃绿。罗成搂住了小红，他感到自己充血的红尖和小红只隔了四层或是五层薄布，它顶向肉的

深处，像装药的火箭渴望发射。小红依偎着，挣扎着。他手指抓进了柔软的肉团，那里好像是时间的尽头。小红嗔道：“你抓痛了我。”他让自己喘匀气，手握紧小红的汗手，指尖能触到小红指尖里血流的脉冲。“星期天去我家见见我爹妈好不？”小红点点头。他顿时心跳再度加速，感觉自己的指尖在小红手心像被捉住的跳蚤。小红的手跟着颤抖数下，像几只跳蚤捂在他们合拢的手心。“你怎么啦？”“我激动，全身上下都激动。”小红抽回了手，一手汗，分不清是谁的汗。那晚，罗成一夜没睡稳，小红的最后防线出现在似梦非梦中，好像是一个蜂窝，那里却成了松毛虫的天下。

早起，跑完步，罗成计划将今晚的约会地点改到智云峒水库边，那里，泉水归流，春草满坡，适合于将一双叠合成一个。

中午，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智云小学，送给小红老师一本书，书中夹了封信，信上的水库荡漾开来，他用了类似《黑三角》中的接头暗号，却不是“曲径通幽处”“禅房花木深”，而是取自该电影的一场表演：一起听泉水叮咚。

午后，罗成接到了行动的命令……

罗成的思绪还悬在一红一紫有些相似的嘴唇之间，岁月隐藏着两者之间的丝线，它们以看不见的方式轮番勒紧罗成。他沉沉地吸了口气，似乎要把十年的光阴连同看不见的丝线吸进嘴里，来一个嘞巴和吞咽。

在罗成的嘴虚拟嘞巴和吞咽时，屋里多出了一皮老K，徐所长走了进来。

徐所长酱紫色的脸犹如一面老字号酒旗，擦过罗成，他黑声黑气道：“我正要找你，你一闪就两三天不现影，和一群无魂野鬼混在一起，工作丢到了塌板弯里，你坐下，我要和你好好碰碰。”

徐所长将罗成拉到炉旁，历数他的不是。罗成抄着手，将胳膊支在煤火炉上，背对着谢玉华，脸对着墙上的影星。他注意到影星的低胸领口像

一股湍急的水流在形成很深的漩涡——那是春天的白果泉，白森森很有拉力。他双脚抖出肉的波浪，他的尘根在涛声里深睡。罗成的心思跳不过谢玉华和影星形成的合围，他在胡思乱想：纸牌上的皇后胸部平平，相貌呆板，一上一下两颗头相向，腰身扭斜着相应，好似患有双相情感障碍，她们不靠肉体取胜，触摸她的男人总会有一时的迷惘，忘记自己身和手的处境。

徐所长在批评他未经批准跑到国道边饭店去抓嫖……罗成在疑惑这靓得逼眼的影星到底哪里像“黑桃皇后”，谢玉华又哪里像“红桃皇后”，直觉搅得他心神不宁……他的手在袖口里也没闲着，将手腕上的皮慢慢扯红。

徐所长打着酒嗝，在做训话的总结：“你也三十大几了，莫老背思想包袱，死人驮重，越驮越重；你莫老高不成低不就，到处乱窜，人家小谢有男朋友。”

“徐所长，他是来借钱。”谢玉华嗔着，样子像紫喇叭花遭了霜打。

“肯定又是打牌输了钱，你莫乱动公款，抓嫖罚款要按规定交所里。小谢这里，我马上要清她的账。”徐所长的目光在炉火映衬下，现出王朝干红般的颜色，瞬间脱离了本色，正变成流动色，和谢玉华绛红的羊毛衫混同一色。

罗成从漩涡和肉浪里抽思而出，把有些筋痛的手插回夹克口袋。

“徐所，我侄子明天结婚，我要到庆州去呷酒，请两天假。”

“你去吧，去吧，只莫一倒又几天冇影。”

梅老钩：格尔曼把这位跋扈的王子想象成一只巨大蜘蛛，罗成觉得他更像一根海竿钩，钩影荡出纸牌，整座镇子都在他爪下。在隐喻衍生的纸牌序列中，有人随意加以解释，说他是王后的儿子，王后掌握命运，他搜刮金钱，母子合手，国王就成了摆设。若追根溯源，它

原型的名字曾响彻古不列颠王国，兰斯洛特，亚瑟王圆桌武士中的第一骑士，他恋上了王后，违背了骑士精神，亚瑟王怒而攻之，导致圆桌骑士分裂。后来，他当了一名忏悔僧。他的光荣史上还有一段寻找圣杯的探险经历，但寻而未得。其子加拉哈德完成了这一骑士的神圣使命。

罗成从所里转到镇上。他打通了何所长的手机，首先，听到一个男人在唱：“我的梦不再徘徊……”接着，加入一个女人的伴唱：“……不再再来……”然后是何所长加大的嗓音：“你是不是想翻本？明天再战吧，我在县里唱歌……过生日。”

何所长说谁过生日，因那女的伴唱过于高亢，没听清楚。罗成又打了王老板、六包头等牌友的手机，他们都像沉入深潭的鱼一样不咬钩。罗成知道他们一定是假在镇上某些角落里，正做着“钱玩钱”或“人玩人”的游戏。罗成知晓，自己本该是这些游戏的干预者和破坏者，可他没法抗拒成为参与者，原来，牌一旦摆开，便很难抗拒，犹如一件进入程序的案子，启动后，便难以逆转；甚至，就像时光本身，将本体和喻体调换也一样——那一个个不和他打商量就梭来的日子，像他摸回的一手手牌，多半是三不六齐的牌，不成款成局的牌，受制于上手下手的牌，他只想快点打完这一局，也许下一手牌能稍稍如意一点，谁知道呢？下一手牌它控制着下下一手牌，牌列如此排开，有着看不见的相互制约，不管如何迂回或探询，意念的胡同那头总是一头雾水。在深夜的回想中，那一手手牌的乐趣全无，困倦随之而来，梦的虚壳罩住了深夜与黎明，梦醒后，就是东挪西借，对输光的填补，如此循环往复，把一个个日子打发，留下越来越大的窟窿。仿佛，他只是没打好几手牌，就把自己陷进了一个跳不出来的牌列循环。那窟窿就隐藏在牌列循环之下，他越想跳出，窟窿就越陷越大。他早已不在乎打牌的结局，往往还会在输赢决定于某一张牌的瞬间走神，打